

现代俄语兼类词研究

王仁强

(四川外国语大学 词典学研究所,重庆 400031)

摘要:作为印欧语系中形态发达的斯拉夫语,现代俄语常被认为缺乏兼类词,但前人主要从转类构词角度对语法多功能现象进行思辨研究,缺乏大数据的实证调查。本文基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自建“《俄语详解词典》(第四版)词类标注数据库”,对现代俄语概括词的兼类现状进行调查。调查发现:(1)现代俄语中兼类词的数量很少,共311个,占0.49%;(2)兼类词的类型较多,共43种,其中33种为首次发现;(3)概括词最大兼类数达到五类;(4)作为词类叠加的兼类现象是人类语言的共性,但在现代俄语中名形兼类词最为凸显。本文一方面证实或证伪了前人相关假设,另一方面也深化并细化了语言类型学视野的词类研究。

关键词:俄语;兼类词;牛顿思维;量子思维

中图分类号:H3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1-0083-11

0 引言

词类问题源远流长,可谓一个“千年谜题”(Iordachioaia et al., 2013:封底;王仁强,2022a:9)。延续至今,词类依然是理论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神经语言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Ježek, 2016: 100; Spike, 2020)。语法多功能现象是人类语言的共性(Chao, 1968:497; Lefebvre, 2004:155),但如何对其表征则众说纷纭(Bazell, 1966; Schmid, 2011; van Lier et al., 2013; Vapnarsky et al., 2017)。关于语法多功能现象的表征,目前有五种提议:(1)处理为兼类;(2)增加词类范畴;(3)处理为同形词(即转类生成新词);(4)所有的词都属于一个类别,只不过很多词在屈折变化上存在缺陷;(5)概括词没有词类。罗宾斯(Robins, 1987:58)认为,语文词典把语法多功能现象处理为兼类多义词优于同形词处理策略。赵元任(Chao, 1968:497)认为,不管怎样进行词类及其次类的划分,每种语言都有一定比例的兼类词。列斐伏尔(Lefebvre, 2004:155)认为,语法多功能性是一种普遍现象,通过语文词典表征出来,但语言之间兼类词数量可能多寡不一。

俄语也不乏语法多功能现象,但相关研究尚局限于转类构词,鲜有论及兼类情况。鉴于转类派生位于形态学、句法学和词汇语义学的十字路口(Dokulil, 1968:215; Valera, 2014:154),而共时语言层面概括词的兼类现状往往是语言历时发展中转类操作的结果,因此俄语转类研究大致可以反映俄语中兼类词的数量和类型。俄语转类涉及形转名、动转名、名转形、副转形、动转形、名转副等六种类型(Uluhanov, 2015)。换言之,俄语中可能存在名形、名动、形副、动形和名副等五类兼类词。王

收稿日期:2022-03-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超学科视域下的分析语词类问题实证研究”(15BYY16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仁强,男,四川外国语大学词典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事词典学、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及语言类型学研究。

引用格式:王仁强. 现代俄语兼类词研究[J]. 外国语文, 2023(1):83-93.

清(2013)提及名词化(形容词和形动词的名词化)、形容词化(形动词转化形容词,代词、顺序数词和名词的形容词化)、副词化(副动词转化为副词,名词、形容词和代词转化为副词)和代词化(名词、形容词、形动词和数词转化为代词)四大转类情况,涵盖14种转类类型,可能涉及的兼类词类型13种。此外,转类与语言类型存在关联:转类在形态发达的屈折语(综合语)中非常有限,而在形态缺乏的孤立语(分析语)中则较为普遍(Robert, 2004: 136-138; Manova, 2005: 13-15; Ježek, 2016: 101)。俄语从谱系分类上看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而从形态类型学看则因其形态发达而归入典型的综合语。这似乎意味着俄语兼类词罕见。

遗憾的是,对于形态发达的现代俄语,其兼类词的数量和类型究竟如何,截至目前还局限于理论思辨或个案研究,缺少全面深入的实证调查。正如瓦勒拉(Valera, 2015: 333)坦言,尽管时有研究称,日耳曼语转类现象很多,罗曼语和斯拉夫语转类较少,然而对于各门欧洲语言中的实际转类情况,缺乏定量调查。鉴于兼类指一个多义概括词在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类范畴的语法多功能现象(王仁强, 2013),而语文词典中收录的词是概括词(Carstairs-McCarthy, 2002: 6),因此以语文词典为基准来探讨现代俄语中的兼类词现状才是最佳选择。本研究将以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为指导,以俄罗斯科学院主编的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俄语详解词典》,文后简称:《俄语详解》)第四版作为对象词典,从社群语言系统层面全面调查现代俄语中的兼类词现状,以期深化语言类型学视域的词类研究。

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 (1) 现代俄语中兼类词的数量和比例究竟是多少? 是否如主流观点所说俄语兼类词少?
- (2) 现代俄语中概括词最大兼类数是多少?
- (3) 现代俄语中兼类词究竟有多少种类型以及有哪些类型?
- (4) 现代俄语中的兼类词具有什么特点?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Wang, 2014; 王仁强, 2023a)。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秉承量子思维和超学科方法论,坚持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兼顾概括词和个体词的词类范畴化,因而有助于指导我们对现代俄语中的兼类词现状展开调查。鉴于词是人类语言的量子(Aerts et al., 2022),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认为概括词的词类就是其语法属性的波函数,而个体词的词类则是其语法属性的粒子态。换言之,兼类现象是概括词的词类叠加,在语文词典中表征为兼类词。

1.2 词典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俄罗斯科学院主编、2017年出版的《俄语详解》第四版作为对象词典,研究它对现代俄语兼类词的表征情况。1949年出版的《俄语详解》第一版由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奥热果夫(С. И. Ожегов)担任主编,主要收录现代俄语标准语中的常用词汇。该词典选词严谨,释义简明,配例典型,问世以来备受用户欢迎。与前三版相比,第四版新增了不少新词新义,释义更加精当,配例更加科学。

为全面把握现代俄语兼类词表征现状,我们在Excel表格中对《俄语详解》每个条目的词类标注情况都进行赋码,建成“《俄语详解》词类标注数据库”,然后进行统计分析。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跨

语言的可比性,本研究仅考察现代俄语词类大类之间的兼类情况,对其次类及次类之间的兼类则不予统计。

2 研究结果

《俄语详解》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对所收现代俄语条目进行了词类标注:整部词典共收录 63,916 个条目(含 4,921 个标注为“参见”的条目和 23,386 个内词条),其中标注词类的成词条目有 63,295 条(占 99.03%),未标注词类的非词条目 621 条(占 0.97%)。鉴于兼类词研究的对象为成词条目,故下文只对成词条目中的兼类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如表 1 所示,《俄语详解》所收录的 63,295 个词条中,单类词条 62,984 条(占 99.51%),兼词类条 311 条(占 0.49%)。

表 1 《俄语详解》总体兼类情况统计表

	单类词	兼类词	合计
数量(个)	62,984	311	63,295
比例(%)	99.51	0.49	100.00

《俄语详解》所收录的单类词有 11 类(尽管传统俄语语法中只有 10 类,不包括拟声词),其中单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词条排名前四,合计 99.40%。详见表 2:

表 2 《俄语详解》单类词条内部结构

词类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数词	感叹词	语气词	前置词	代词	连接词	拟声词	合计
数量(个)	27,900	18,684	15,277	742	78	76	67	66	60	31	3	62,984
比例(%)	44.30	29.66	24.26	1.18	0.12	0.12	0.11	0.10	0.10	0.05	0.00	100.00

在《俄语详解》所收录的 311 个兼类词中,以兼二类为主(占 90.36%),其次为兼三类的词条,而兼四类、五类的词条数量极少。详见表 3:

表 3 《俄语详解》兼类词内部结构统计表

	兼二类	兼三类	兼四类	兼五类	小计
数量(个)	281	27	2	1	311
比例(%)	90.36	8.68	0.64	0.32	100.00

《俄语详解》所收录的现代俄语兼类词的类型多达 43 种,其中兼二类的最多。详见表 4:

表 4 《俄语详解》兼类词类型数统计表

兼类情况	兼二类	兼三类	兼四类	兼五类	合计
数量(种)	27	13	2	1	43

《俄语详解》兼二类的 281 个词条中,共有 27 种兼类情况,其中名形兼类词占 33.10%,然后依次是兼属副词和前置词的词条(11.03%)、兼属连接词和语气词的词条(8.19%)和名副兼类词(6.76%)。这四种情况占兼二类的词条总数的 59.07%。详见表 5:

表 5 《俄语详解》兼两类的兼类词类型统计表

序号	兼类类型	数量	比例 (%)	序号	兼类类型	数量	比例 (%)
1	名词 & 形容词	93	33.10	15	代词 & 连接词	5	1.78
2	副词 & 前置词	31	11.03	16	数词 & 形容词	3	1.07
3	连接词 & 语气词	23	8.19	17	形容词 & 前置词	3	1.07
4	名词 & 副词	19	6.76	18	名词 & 动词	3	1.07
5	名词 & 感叹词	16	5.69	19	名词 & 数词	3	1.07
6	副词 & 形容词	10	3.56	20	代词 & 语气词	2	0.71
7	动词 & 语气词	10	3.56	21	动词 & 连接词	2	0.71
8	副词 & 连接词	9	3.20	22	语气词 & 感叹词	2	0.71
9	副词 & 语气词	8	2.85	23	代词 & 副词	2	0.71
10	名词 & 语气词	8	2.85	24	代词 & 动词	1	0.36
11	名词 & 前置词	7	2.49	25	动词 & 副词	1	0.36
12	形容词 & 语气词	7	2.49	26	形容词 & 感叹词	1	0.36
13	数词 & 副词	6	2.14	27	动词 & 前置词	1	0.36
14	名词 & 代词	5	1.78	合计		281	100.00

《俄语详解》兼三类的 27 个词条中,共有 13 种兼类情况,其中兼属副词、连接词和语气词三种词类的词条最多,占 29.64%。详见表 6:

表 6 《俄语详解》兼三类的兼类词类型统计表

序号	兼类类型	数量	比例 (%)	词例
1	副词 & 连接词 & 语气词	8	29.64	тоже, только, так, где, куда, как, отчего, почему
2	形容词 & 副词 & 语气词	5	18.53	довольный, железный,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ый,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возможный
3	形容词 & 副词 & 前置词	2	7.41	выше,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4	数词 & 副词 & 连接词	2	7.41	сколько, столько
5	副词 & 语气词 & 感叹词	2	7.41	чего, эвон
6	名词 & 代词 & 形容词	1	3.70	другой
7	名词 & 代词 & 连词	1	3.70	сам
8	名词 & 代词 & 语气词	1	3.70	такой
9	名词 & 副词 & 形容词	1	3.70	вольный
10	名词 & 副词 & 前置词	1	3.70	сродни
11	代词 & 副词 & 连接词	1	3.70	каково
12	代词 & 语气词 & 连接词	1	3.70	какой
13	代词 & 连接词 & 疑问词	1	3.70	кто
合计		27	100.00	

《俄语详解》兼四类的两个词条分属两种兼类词类型。详见表 7:

表 7 现代俄语兼四类的兼类词类型统计表

序号	兼类类型	数量	比例(%)	词例
1	名词 & 形容词 & 副词 & 语气词	1	50.00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ый
2	形容词 & 副词 & 连接词 & 语气词	1	50.00	точный
合计		2	100.00	

《俄语详解》兼五类的只有一个词条:что¹,兼属名词、代词、副词、语气词和连接词。

如表 8 所示,现代俄语开放性词类之间兼类的类型数占比不大(13.95%),但兼类词数量占总数的比例较高(40.84%),开放—封闭混合式兼类词类型数占总类型数的 69.77%,兼类词比例高达 48.23%,而封闭性词类之间兼类词的类型和数量都非常少。

表 8 现代俄语开放性—封闭性词类之间的兼类词分布统计表

	开放性词类之间的兼类词 (OCH)	封闭性词类之间的兼类词 (CCH)	开放—封闭混合式兼类词 (MCH)	合计
兼类词类型数 (比例%)	6 (13.95)	7 (16.28)	30 (69.77)	43 (100.00)
兼类词数 (比例%)	127 (40.84)	34 (10.93)	150 (48.23)	311 (100.00)

3. 讨论

3.1 现代俄语兼类词现状调查的启示

现代俄语是否存在兼类词,如果存在的话其兼类词数量和类型究竟如何,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且相关研究多为思辨性质的推论。有鉴于此,本项基于词典数据库调查的结果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它不仅证实了前人的相关论断,同时也证伪了前人的相关推测。

首先,就兼类词数量而言,本项调查证实了现代俄语兼类词少的推断。主流观点认为现代俄语少有兼类词。比如,罗宾斯(Robins,1989:214)和耶热克(Ježek,2016:101)认为,形态发达的语言兼类词较为少见。朱德熙(1985:12)认为俄语等印欧语中只有少量词没有形态变化,暗示俄语中存在兼类词的可能性较小。沈家煊(2009:4)也认为,印欧语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之间存在兼类的可能性小。本项调查显示,现代俄语兼类词的确稀少,在《俄语详解》所收录的 63,295 个词条中,俄语兼类词仅有 311 个(占 0.49%),这无疑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述学者对现代俄语兼类词数量所作的推断。不过,本项调查也发现,现代俄语中兼类概括词的最大兼类数多达五类,尽管兼两类的概括词数量最多(占 88.75%)。

其次,本项调查深化细化了现代俄语兼类词类型的研究。就兼类词类型而言,前人研究少有涉及。从王清(2013)和乌卢哈诺夫(Uluhanov,2015)对俄语转类构词的研究可以推断,现代俄语可能存在名形、名动、形副、动形、名副、形动词兼名词、形动词兼形容词、代形、数形、副动词兼副词、代副、名代、形代、形动词兼代词、数代等 15 种兼类类型。本项调查结果显示:(1)现代俄语兼类词类型多达 43 种,但缺少乌卢哈诺夫(Uluhanov,2015)和王清(2013)所提及动形兼类词、形动词兼名词、

形动词兼形容词、副动词兼副词以及形动词兼代词等五类可能的兼类词类型,因此本项调查首次发现了33种兼类词类型;(2)名形兼类词最为凸显(共计93个,占29.90%);(3)兼两类的概括词数量和类型都最多,其中名形兼类词也最为凸显(占33.10%);(4)兼三类及以上的兼类词总量少(30个),但类型多(16种)。

第三,本项调查部分证伪了沈家煊(2009)关于印欧语词类体系的假设。沈家煊(2009)基于认知人类学的“实现关系”和“构成关系”以及英语“publish/publication”与汉语的“出版”之间的对比,指出印欧语在词类体系上与汉语截然不同,印欧语词类体系属于分立模式,其动词、名词、形容词是分立的,其词类转变伴随形态变化。具体而言,沈家煊(2009:4)认为,“印欧语里名、动、形是三个独立的类,小有交叉”,并用文氏图展示印欧语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大词类之间的关系,包括兼类情况。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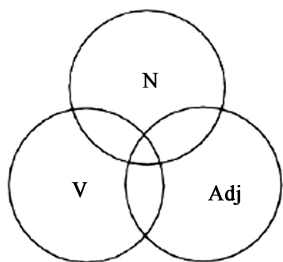


图1 沈家煊(2009)构拟的印欧语名、动、形关系图

然而,本项调查发现,作为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综合语,现代俄语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关系与沈先生所构拟的关系图还是大相径庭(详见图2):(1)现代俄语名词(27,900个)、动词(18,684个)和形容词(15,277个)三种单类词条数量差别较大,因而三个范畴并非等圆;(2)现代俄语三大词类范畴交叉部分所形成的实际兼类词类型和数量也截然不同:名动兼类词有三个,名形兼类词有93个,但没有动形兼类词和名动形兼类词。换言之,沈家煊先生错把认识论当成本体论,犯了怀特海(Whitehead,1929:11)所说的“错置具体性谬误^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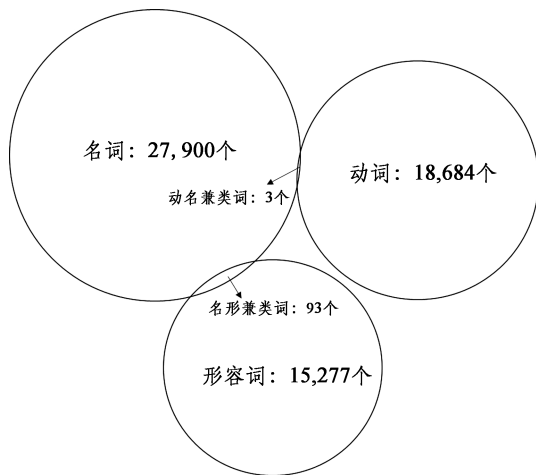


图2 《俄语详解》词典展现的现代俄语名、动、形关系图

① 怀特海(Whitehead,1929:11)把“错置具体性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定义为“当思考现实有时,仅仅因为这个现实实有能够作为某些范畴的思想例证,就忽视其中所包含的抽象程度”。简言之,“错置具体性谬误”就是将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相混淆。

第四,采用兼类词方式来表征语法多功能现象是最佳策略。语法多功能现象是人类语言的共性(Lefebvre, 2004: 155),但是如何对其进行表征则众说纷纭。巴泽尔(Bazell, 1966: 35-36)指出,关于词的语法多功能现象有四种观点:(1)处理为词类交叉或曰兼类;(2)增加词类范畴;(3)处理为同形词;(4)所有的词都属于一个类别。除此之外,生成语法及分布形态理论则认为概括词的词类未充分赋值或概括词没有词类属性(Chomsky, 1970; Halle et al., 1993)。霍凯特(Hockett, 1958: 221)认为增设词类最为可取,确保词库层面每个实体都只属于一类。鉴于《俄语详解》所表征的现代俄语词类大类有11种、兼类词类型有43种,如果参照Bazell的第二条建议的话,那么现代俄语的词类体系就有54种词类。王仁强(2006: 40)认为,根据认知心理学相关原理(Miller, 1956),语文词典选用的词类标注体系应与词典用户的认知水平和短时记忆的先天容量相适应。为了让用户查阅词典时不至于为过多的词类及其内涵所干扰,一种语言的词类大类最好不要远超出九个(诚然,大类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区分小类)。这种有关词类体系中词类数量原则的观点与劳(Rauh, 2010: 399)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从词类数量上看,《俄语详解》选用包括11个大类的词类体系,并对多义多功能的概括词进行兼类词处理,这种做法与词典用户的认知水平和短时记忆的先天容量是大致适应的,同时也符合词典编纂的优化原则。如图3所示,《俄语详解》中收录的косой就是兼属形容词和名词的多义概括词:

КОСОЙ, -ая, -ое; кос, коса́, ко́со, ко́сы и (разг.) ко́сы. 1.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наклонно к горизонту, к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не отвесный. *К. дождь*. 2. То же, что кривой (в 1 знач.). *Косая рама*. 3. То же, что косоглазый. *К. заяц*. 4. *поли. ф.*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сбоку, не посередине; боковой. *К. пробор. Косая застёжка. К. ворот* (с застёжкой сбоку). 5. *перен.* Недружелюбно-подозрительный. *Косые взгляды. Косо* (нареч.) *смотреть на кого-что-н.* 6. **косой**, -ого, м. Шутливое название зайца. ♦ **Косая сажень в плечах** (разг.) — о широкоплечем высоком человеке. **Косой парус** (спец.) — треугольный.

图3 《俄语详解》中的名形兼类词 косой

3.2 现代俄语兼类词的特点

一词多类这种语法多功能现象是人类语言词库的共性特征,并通过语文词典这种载体表征出来,但语言之间兼类词数量可能多寡不一(Chao, 1968: 497; Lefebvre, 2004: 155)。耶热克(Ježek, 2016: 47)认为,兼类词在各门语言中普遍存在,只是语言类型不同,兼类词的数量有所不同。曼诺娃(Manova, 2011: 174)认为,转类分析主要出现在孤立语类型(如英语),其次是屈折形态不够发达的荷兰语、德语和法语,但罕见于形态发达的斯拉夫语族。鉴于兼类与转类密切关联,那么作为斯拉夫语族的现代俄语,其兼类词是否展现类似特点呢?

为了找出现代俄语兼类词的特点,我们不妨把它与同属印欧语系的现代英语(日耳曼语族)和现代法语(罗曼语族)进行对比。鉴于王仁强(2014)基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对现代英语中的兼类词现状进行了详尽调查,王仁强(2023b)基于《Le Petit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小罗贝尔法语词典》)对现代法语中的兼类词现状进行了详尽调查,加之三部词典收词量相近,因而这种对比基本能够说明三种语言之间兼类词的异同。

在兼类词数量维度上,作为综合语的现代俄语不仅与现代法语大相径庭,与典型分析语的现代

英语相比也存在巨大差别。现代俄语是典型的综合语,而现代英语是典型的分析语(Crystal, 2010: 303)。学界普遍认为,分析语比综合语更容易出现兼类现象。比如,罗宾斯(Robins, 1989: 214)指出,兼类在形态变化不多的分析语中更容易出现。耶热克(Ježek, 2016: 101)也认为,英语等屈折形态少的分析语中兼类词数量较多,但在法语、意大利语等屈折形态多的综合语中兼类词比较罕见。不过,如表 9 所示,我们发现,屈折形态的多寡与兼类词的绝对数量和最大兼类数的确存在明显关联,但也并非绝对:(1)形态最发达的俄语兼类词绝对数量最少(311 个),形态发达程度稍次的法语兼类词绝对数量也不少(达到 3,990 个),而在印欧语系形态最少的现代英语中兼类词绝对数量则最多(达到 4,861 个);(2)就概括词最大兼类数而言,三者差别并不明显(其中现代英语最多兼六类,而现代法语和俄语最多兼五类);(3)兼二类的概括词在三种语言中均占兼类词总数的 90%以上,其中现代法语最高(达 98.75%)。

表 9 现代俄语与法语和英语兼类词数量对比

语言		兼二类	兼三类	兼四类	兼五类	兼六类	合计
现代俄语	数量 (比例%)	281 (90.36)	27 (8.68)	2 (0.64)	1 (0.32)	/	311 (100.00)
现代法语	数量 (比例%)	3,940 (98.75)	46 (1.15)	3 (0.08)	1 (0.03)	/	3,990 (100.00)
现代英语	数量 (比例%)	4,431 (91.15)	358 (7.36)	61 (1.25)	10 (0.21)	1 (0.02)	4,861 (100.00)

在兼类词类型维度上,现代俄语与法语和英语相比也是同中有异,特点鲜明(详见表 10 和表 11)。具体分析如下:

(1)兼类词总类型数:最多的是现代英语(81 种),其次是现代俄语(43 种),而现代法语兼类词类型最少(36 种)。总体而言,分析语(现代英语)在兼类词类型总数上明显高过综合语(现代俄语和现代法语);

(2)兼两类的兼类词:兼类词类型数从多到少依次是现代俄语(27 种)、现代英语(27 种)和现代法语(19 种);兼类词绝对数从大到小依次是现代英语(4,431 个)、现代法语(3,940 个)和现代俄语(281 个);三种语言共享兼类词类型有 10 种,其中现代俄语和现代法语中最为凸显的都是名形兼类词,而现代英语最为凸显的则是名动兼类词。

表 10 现代俄语与法语和英语兼类词类别数对比

		兼二类	兼三类	兼四类	兼五类	兼六类	合计
现代俄语	数量 (比例%)	27 (62.79)	13 (30.23)	2 (4.65)	1 (2.33)	/	43 (100.00)
现代法语	数量 (比例%)	19 (52.78)	13 (36.11)	3 (8.33)	1 (2.78)	/	36 (100.00)
现代英语	数量 (比例%)	27 (33.33)	29 (35.81)	20 (24.69)	4 (4.94)	1 (1.23)	81 (100.00)

表 11 现代俄语与法语和英语共有的兼类词类型及数量对比

序号	类型	现代俄语 数量(比例%)	现代法语 数量(比例%)	现代英语 数量(比例%)
1	名形	93 (33.10)	3,766 (95.58)	1,214 (27.60)
2	名副	19 (6.76)	48 (1.22)	36 (0.82)
3	形副	10 (3.56)	35 (0.89)	221 (5.02)
4	名叹	16 (5.69)	30 (0.76)	31 (0.70)
5	名动	3 (1.07)	2 (0.05)	2,661 (60.49)
6	名代	5 (1.78)	14 (0.36)	5 (0.11)
7	副介	31 (11.03)	7 (0.18)	20 (0.45)
8	副连	9 (3.20)	6 (0.15)	14 (0.32)
9	名介	7 (2.49)	3 (0.08)	3 (0.07)
10	副代	2 (0.71)	3 (0.08)	4 (0.09)

4 结语

综上,语法多功能现象是一个长期困扰语言学界的老大难问题,而作为印欧语系形态发达的斯拉夫语,现代俄语中概括词的兼类现状如何,始终缺乏全面深入的实证调查。本项调查发现,现代俄语兼类词总数较少,但类型较多,其中有 33 种类型为本研究首次发现,且概括词最大兼类数多达五种。本项调查一方面证实了前人有关现代俄语兼类词少的假设,另一方面又斧正了学界对现代俄语等印欧语中兼类词现状的误解。与此同时,本项研究还深化细化了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词类问题研究,对解决汉语词类问题也有重要的启示。

致谢: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四川外国语大学杨俊教授提供了俄语语言学方面的咨询,淡修安教授及吴文静、张晋、张彦美、黄丹和王琪琪等硕士生参与了数据库的建设和统计,博士生吴铭参与了文氏图的绘制,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Aerts, Diederik & Lester Beltran. 2022. Are Words the Quanta of Human Language? Extending the Domain of Quantum Cognition [J]. *Entropy* (6): 1-27.

- Bazell, Charles E. 1966. *Linguistic Typology: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on 26 February 1958* [G]//Peter Strevens. *Five Inaugural Lectur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stairs-McCarthy, Andrew.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Morphology: Words and Their Structure*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omsky, Noam.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G]//Roderick A. Jacobs & Peter S. Rosenbaum.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avid. 2010.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3rd E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kulil, Miloš. 1968. Zur Frage der Konversion und verwandter Wortbildungsvorgänge undbeziehungen [J]. *Travaux Linguistiques de Prague* (3): 215–239.
- Halle, Morris & Alec Marantz. 1993.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 Pieces of Inflection [G]//Ken Hale & Samuel Jay Keyser.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ockett, Charles F. 1958.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M]. New York: MacMillan.
- Iordachioaia, Gianina, Isabelle Roy & Kaori Takamine, 2013. Introduction [G]//Gianina Iordachioaia, Isabelle Roy & Kaori Takamine. *Categorization and Category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Ježek, Elisabetta. 2016. *The Lexicon: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febvre, Claire. 2004. *Issues in the Study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Manova, Stela. 2005. Towards a Theory of Conversion in Slavic: Evidence from Bulgarian, Russian and Serbo-Croatian. *Glossos* (6): 1–27.
- Manova, Stela. 2011. *Understanding Morphological Rule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Conversion and Subtraction in Bulgarian, Russian and Serbo-Croatian* [M]. London: Springer.
- Miller, George A. 1956.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2): 81–97.
- Rauh, Gisa. 2010. *Syntactic Categories: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in Linguistic Theori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 Stéphane. 2004. The Challenge of Polygrammaticalization for Linguistic Theory [G]//Zygmunt Frajzyngier, David Rood & Adam Hodges.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anguage Theor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Robins, R. H. 1987. Polysemy and the Lexicographer [G]//Robert Burchfield. *Studies in Lexicography*. London: Longman.
- Robins, R. H. 1989. *Gener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ory Survey* (4th ed.) [M]. London: Longman.
- Schmid, Hans-Jörg. 2011. *English Morphology and Word-formation* [M]. Berlin: Erich Schmidt Verlag.
- Spike, Matthew. 2020. Fifty Shades of Grue: Indeterminate Categories and Induction in and out of the Language Sciences [J]. *Linguistic Typology* (3): 465–488.
- Uluhanov, Igor' S. 2015. Russian [G]//Peter O. Müller, Ingeborg Ohnheiser, Susan Olsen & Franz Rainer. *Word-Formation: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Volume 4*.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Valera, Salvador. 2014. Conversion [G]//Rochelle Lieber & Pavol Baayen R. H. Štekau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lera, Salvador. 2015. Conversion [G]//Peter O. Müller, Ingeborg Ohnheiser, Susan Olsen & Franz Rainer. *Word-Formation: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Volume 1*.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van Lier, Eva & Jan Rijkhoff. 2013. Flexible Word Classe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Grammatical Theory [G]//Jan Rijkhoff & Eva van Lier. *Flexible Word Classes: Typological Studies of Underspecified Parts of Spee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pnarsky, Valentina & Edy Veneziano. 2017. *Lexical Polycategoriality: Cross-Linguistic, Cross-Theoretical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pproache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Wang, Renqiang. 2014.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in Analytic Languages [G] // *Proceedings of the 3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erman Linguistic Society*. Marburg: University of Marburg.
- Whitehead, Alfred North. 1929.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M]. New York: Macmillan.
- 沈家煊. 2009. 我看汉语的词类[J]. 语言科学(1): 1-12.
- 王清. 2013. 现代俄语中的词类转化现象[J]. 中国俄语教学(3): 36-40.
- 王仁强, 杨旭. 2017. “出版”的词类问题与向心结构之争——一项基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研究[J]. 汉语学报(4): 26-35.
- 王仁强. 2006. 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王仁强. 2013. 现代汉语兼类问题研究——兼评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重要价值[J]. 外国语文(1): 12-20.
- 王仁强. 2014. 现代英语兼类现状研究——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为例[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4): 49-59.
- 王仁强. 2022a. 科学主义词类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语言学量子转向系列论文之二[J]. 外语教学(1): 9-16.
- 王仁强. 2022b. 唯科学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论[J]. 现代外语(5): 634-644.
- 王仁强. 2023a.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超学科方法论[J]. 外语教学(1): 8-16.
- 王仁强. 2023b. 现代法语兼类词研究[J]. 外语研究(1): 1-7+16.
- 杨富斌, 杰伊·麦克丹尼尔. 2018. 怀特海过程哲学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A Study of Heterosemous Lexemes in Modern Russian

WANG Renqiang

Abstract: It is often assumed that heterosemous /multi-category lexemes are infrequent in Modern Russian, an Indo-European language (Slavic) with rich morphology. Previous studies concerning multifunctionality in Modern Russian are mostly speculative, focusing on conversion, and there is a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status quo of multi-category lexemes in Russ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Level Lexical Categor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survey of multi-category lexemes in Modern Russian through a DIY database of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4th ed.). It is found that: (1) there are 311 multi-category lexemes in Russian, amounting to 0.49% of all lexemes in the Dictionary; (2) there are 43 types of multi-category lexemes in Russian, among which 33 types are discovered for the first time; (3) a lexeme in Russian can belong to as many as 5 word classes; (4) as the superposition of word classes, multiple class membership or heterosemy is a common feature of human language, in that those lexemes belonging to nouns and adjectives are the most prominent in Modern Russian. This paper confirms or falsifies the relevant assumptions of previous studies, thus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word cla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Key words: Russian; heterosemy; Newtonian thinking; quantum thinking

责任编辑: 蒋勇军